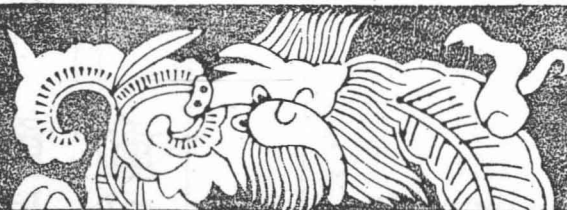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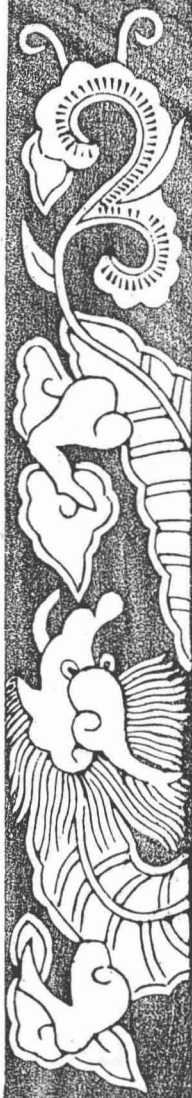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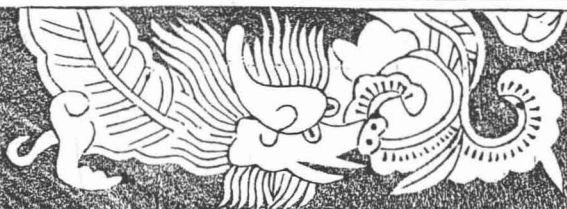


陳氏宗譜

閏字號

文翰



陳氏先世文翰錄八卷

九十三代裔孫 孔頊 述修

九十八代裔孫 際會 重校

九十七代裔孫 紹泉 重刊

文翰序

序曰志者記也賢者識之而文以載之也藏合後世
稽準者有所睹鏡蓋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
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以爲辨正雖未遑竭其終
始而擇其全書所以發其晶光而疏通其晦塞唐宋
時文墨彬蔚而詩書之澤益明族誌旣錄何以不表

其所自出寫山川景物之情而傳示於無窮於是縉
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關風教
者靡有所遺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垂世教之重
輕者又將何如哉謹載諸公詩文言訓使後之考遺
言者得以覽焉

瓘公

論蔡京疏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
威福自已出京卞二人實贊道姦之德相濟太上
皇卽位擢京爲翰林承旨京陰結權貴專務不德
帝將有大用之意中外訥訥右司諫陳瓘力言之
章十上其尤切至者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
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贊道
章子厚其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子厚則果斷力行

且謀且行者京也 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

大小信子厚不疑下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美私史

子厚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

之聖過於 神考又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取合

二人子厚之矜伐京爲有助下之乖悖京實贊之當

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子厚下其怒安

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端逸陳次升因論

京相繼黜逐 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置之言路

浩能忘身徇節 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

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揜朝廷之耳目成私門

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蔽臣請畧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 陛下旣知其惡矣伯仲相符填箴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畱人所未論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 宣仁 陛下旣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京嘗奏疏請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 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畱之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 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子

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未被命帶開封劊子携劍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是以珪之貶子厚爲非也在子厚則非也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辭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子厚之初篤信京下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下爲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於子厚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子厚睽

絕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
助子厚而子厚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下而下不從
也我故怒之我與弟下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
與弟下不相往來而況於子厚乎臣切料京之所以
欺 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下之赴江寧
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閣
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
弟下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
此卽不知 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
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

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 陛下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 陛下必欲畱京於朝者其故何哉 臣知 陛下之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則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卽國惡天下所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之師謀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制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竒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

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辯再三
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
邪法則堯舜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
之意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
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
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
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欺蔑
先帝與下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子厚下
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旣可以復留
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分繫於一京崔羣之言

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亦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則知京在朝廷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

陛下幡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之所以憤懣而不敢默也臣嘗爲下所薦與京無纖芥之隙所以言之者爲國事爾非特爲國事也亦爲蔡氏也且京下用事以來籠絡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材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爲不少彼皆明知京下

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材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在昔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旣退惠卿旣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并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以此然則消朋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

勢益牢廣布腹心共成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
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
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
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
或以爲賣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
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自愛其
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
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
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強無疾日服溫暖猶
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腹心之疾京在朝廷

何以異此伏望 陛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帝以瓘之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楊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爲軍瓘復上章條其事件曰臣上件所言旣在責楊州糧料院以前 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當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驚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並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爲信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爲 聖政之累無大於此且京久在

朝廷專以輕君罔上爲能以植黨任數爲術挾繼述之說爲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脇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京若不去必爲腹心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之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爲軍勅命臣不敢祇受迺乘船前去楊州聽候指揮羅從彥釋曰楊子稱樗里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堊則吾以疾爲蓍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瓘之論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兆見可爲國家之蓍龜者矣然終不用鞠爲禍胎瓘言不售終斥流落以死於外王

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豈不甚可憫哉

論國是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之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雖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